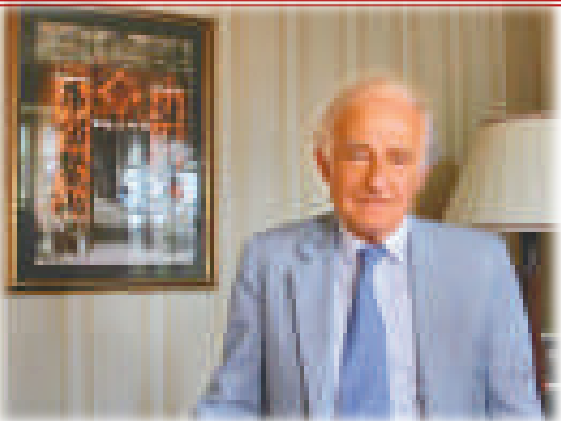


衛奕信在香港的最後一天

□張連興



第二十七任港督衛奕信

太平山下

衛奕信1992年7月3日結束了5年2個月又24天的第二十七任港督任期，與夫人黎丹霞及兩個兒子在盛大的歡送儀式中，依依惜別。

7月3日上午，衛奕信如常工作，在總督府內與司級官員舉行每週五的例會，然後與家人共進午餐，飯後做最後的收拾。

時而激動時而傷感

到了下午6時20分，衛奕信在離開港督府前，與官邸內紀律部隊及工作人員一一握手話別，然後乘坐座駕離開督轅，出席在香港大會堂酒樓舉行的800人告別酒會。嘉賓包括政府部門首長、各國領事、宗教界及社團領導人等。

在三個小時送別儀式中，衛奕信伉儷時而激動，時而傷感。衛奕信致辭時說：「道別是一件傷感的事，尤其是向香港道別，更令人加倍傷感。因為我和家人在這裡度過許多歲月。但這不單只是難過，實在令人傷感，因為我們一起在這裡度過動盪的5年。而我們曾目睹香港掙扎生存，昌盛及茁壯成長。這大部分是歸功於在座各位，及成千上萬今晚沒有出席酒會的香港人。」

「我與你們在這段期間一起服務香港，目睹香港從困境中反彈起來，邁向成功實在是一件樂事。當我們離開香港時，我們亦會永記這份歡樂及成功感。」

「我會以莫大的興趣、無比的關心，來留意今後在香港發生的一切事情。此外，更將會支持你們在這裡為香港人建立一個成功的未來，這便是我希望留給你們的信息。香港將是我們心目中一處十分重要的地方。」

留下羽帽贈博物館

酒會之後，港督徐徐步入大會堂對面的愛丁堡廣場，欣賞為他準備的約20分鐘的綜合表演，表演團體包括9個由港督或其夫人贊助的青年制服團體、一家幼稚園的孩子們和樂隊、舞蹈團等。

這20分鐘的表演節目達到了整個送別儀式的高潮。港督夫人黎丹霞更激動得流下淚來。衛奕信則強忍淚水。在巨型射燈的照耀下，衛奕信一家人在廣場上欣賞了一段精彩的多媒體送別表演，衛督伉儷在看到壓軸戲時，眼前出現30多名小朋友身穿各行各業服飾向他們揮手致意，並表演衛督平日登山的英姿。衛督伉儷忍不住淚盈於眶。離席前，衛奕信鞠躬帶著燦爛的笑容不時向市民揮手道別，離愁別緒之情洋溢不已。

當衛奕信及其家人正步入皇后碼頭之際，兩名身穿全套傳統蘇格蘭軍團服飾的黑衛士皇家高地兵團風笛手突然出現，並吹奏三首著名蘇格蘭樂曲。這項在節目表中沒有列出的「特備」節目，為原籍蘇格蘭的港督帶來一份驚喜。

表演完畢，衛奕信最後踏進「慕蓮夫人號」，他在船頭不斷向記者們揮手道別。當抵達九龍城碼頭時，感於現場市民的熱情，與他們握手道別，竟達10分鐘之久。

九時許，當港督的座駕抵達停機坪時，衛奕信的心情顯得有點激動，一下車便與多年替他駕駛座駕的司機握手道別。而後港督伉儷向在場送別的全體行政局議員話別。

到了機梯底，衛奕信又忍不住回身，向送行的人群拱手，以這個中國式的手勢，表示祝福和多謝。及至梯頂，他又再回身，向在場各人揮手、拱手，並停了好一會讓記者拍照。

香港給衛奕信帶來許多難忘的回憶，他也留下了傳統殖民地總督的羽毛帽，贈禮香港博物館。

(摘自《香港二十八總督》，朝華出版社)

香雞腳

□陳雄根

「香筍」一般寫作「香雞」。「香」是用木屑掺香料製成的幼條，燃燒時發出香味，在祭祀祖先及拜神時用。「香」也可以加上藥物來熏蚊子（如：「蚊香」）。「筍」本指用竹造的幼長髮簪，《說文·竹部》：「筍，簪也。」燒香後剩下的幼長的竹籤，因形狀似髮簪，故叫「香筍」。

「香」燃着後，通常放在香爐內以供奉神靈或祖先；香燒盡後，香筍便留在香爐內。

「織香筍」是把香筍編織成玩物，這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孩子的玩意。由於香筍多加上紅色染料，因此「織香筍」後，雙手都染紅了，頗不衛生。

香筍形狀幼長，故「香筍腳」使用以比喻又瘦又長的腿。

(摘自《追本窮源——粵語詞彙趣談》，香港三聯書店)

我的「糖史」和吐火羅文研究

□季羨林

在我八十多歲後，正是古人「舍飢弄孫」的時候，我卻開始向科研衝刺了。我每天走七八里路，從我家到大圖書館，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不管是颶風下雨，還是堅冰在地，我從未間斷過。在衝刺完了《糖史》以後，立即向吐火羅文進軍。

我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已經有七十年的歷史。我這個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後知後覺。研究開始時並沒有顯露出什麼奇才異能，連我自己都不滿意。後來逐漸似乎開了點竅，到了德國以後，才算是走上了正路。但一旦走上了正路，走的就是快車道。回國以後，受到了眾多的干擾，十年浩劫中完全停止。改革開放，新風吹起。我又重新上路，到現在已有二十多年了。

研究原始佛教梵語

我的學術研究的第一階段是德國十年。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原始佛教梵語。我的博士論文就是這方面的題目。在論文中，我論到了一個可以說是被我發現的新的語尾，據說在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上頗有重要意義，引起了比較語言學教授的極大關懷。當年除了博士論文外，我還寫了兩篇比較重要的論文，一篇是講不定過去時的，一篇講-am>o,u。都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

在德國，科學院是最高學術機構，並不是每一個教授都能成為院士。德國規矩，一個系只有一個教授，無所謂系主任。每一個學科全國也不過有二三十個教授，比不了我們現在大學中一個系的教授數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再選院士，其難可知。科學院的院刊當然都是代表最高學術水平的。

我以一个三十歲剛出頭的異國的毛頭小伙子竟能在上面連續發表文章，要說不沾沾自喜，那就是純粹的謊話了。而且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結論至今仍能成立，還有新出現的材料來證明，足以自慰了。此時還寫了一篇關於解談吐火羅文的文章。

給提婆達多翻了案

一九四六年回國以後，由於缺少最起码的資料和書刊，原來做的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只能改行，我就轉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亞以及中國佛教史在內。在印度佛教史方面，我給與釋迦牟尼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提婆達多翻了案，平了反。

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北天竺，西部是婆羅門的保守勢力，東部則興起了新興思潮，是前進的思潮，佛教代表的就是這種思潮。提婆達多同佛祖對着幹，事實具在，不容懷疑。但是，他的思想和學說的本質是什麼，我一直沒弄清楚。

我覺得，古今中外寫佛教史者可謂多矣，卻沒有一人提出這個問題，這對真正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是不利的。在中亞和中國內地的佛教信仰中，我發現了彌勒信仰的重要作用。也可以算是發前人未發之覆。我那兩篇關於「浮屠」與「佛」的文章，篇幅不長，卻解決了佛教傳入中國的道路的大問題，可惜沒引起重視。

我一向重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我是一個文化多元論者，我認為，文化一元論有點法西斯味道。在歷史上，世界民族，無論大小，大多數都對人類文化做出了貢獻。文化一產生，就必然會交流，互學、互補，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我們難以想像，如果沒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在這方面，我不但寫過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許多著作中也貫徹了這種精神。長達約八十萬字的《糖史》就是一個例子。

提到了《糖史》，我就來講一講這一部書完成的情況。我發現，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語言中，「糖」這個詞兒幾乎都是轉彎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śarkarā這個字。我從而領悟到，在糖這種微末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隱含着一段人類文化交流史。於是我從很多年前就着手搜集這方面的資料。

在德國讀書時，我在漢學研究所曾翻閱過大量的中國筆記，記得裡面頗有一些關於糖的資料。可惜當時我腦袋裡還沒有這個問題，就視而不見，空空放過，而今再想彌補，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了。今天有了這問題，只能從頭做起。最初，電子計算機還很少很少，而且



季羨林在八十多歲的時候，卻開始向科研衝刺

技術大概也沒有過關。即使過了關，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古籍或今籍一下子都收入。留給我的只有一條笨辦法：自己查書。

然而，群籍浩如烟海，窮我畢生之力，也是難以查遍的。幸而我所在的地方好，北大藏書甲上庠，查閱方便。即使這樣，我也要定一個範圍。我以善本部和樓上的教員閱覽室為基地，有必要時再走出基地。教員閱覽室有兩層樓的書庫，藏書十餘萬冊。於是我八十多歲後，正是古人「舍飢弄孫」的時候，我卻開始向科研衝刺了。

走八里路翻遍書庫

我每天走七八里路，從我家到大圖書館，除星期日大館善本部閉館外，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不管是颶風下雨，還是堅冰在地，我從未間斷過。如是者將及兩年，我終於翻遍了書庫，並且還翻閱了《四庫全書》中有關典籍，特別是醫書。

我發現了一些規律。首先是，在中國最初只飲蔗糖，用蔗製糖的時間比較晚。其次，同在古代波斯一樣，糖最初是用來治病的，不是調味的。再次，從中國醫書上看來，使用糖的頻率越來越小，最後幾乎很少見的。最後，也是最

在台中觀藝術嘗美食

遊山玩水

台中的天空有種接近透明的藍，雲淡風輕之中，蘊含層次豐富的藍光。

台中人一定比台北人能分辨更多種藍色，不只能分辨藍天的色彩層次，台中人還能享受生活韻致的細節。台中位居台灣中心，南來北往交通便利，氣候溫和，生活不像台北的匆忙，高雄的豪放，更顯悠閒。

透過飲食來認識台中，就是一種幸福小旅行。品嘗美食之前，建議先到台灣美術館感受美學城市的悠緩風格。這是個不一樣的美術館，也是少數不收門票的美術館，加上周圍宜人的綠意環境與公共雕塑藝術品，每天清晨與傍晚，成為台中市民散步休閒的重要區域。此外，周圍串起的綠園道動線（自然科博館、勤美誠品及各種餐廳、咖啡館），成為台中美學城市的精華，自然科博館植物園還是東南亞最大的溫室，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

有台灣美術史縮影之稱的台灣美術館，展示從明鄭開台以來的藝術作品，挑高與綿長開闊的空間，更能呈現當代藝術的大器。美術館也將藝術與生活結合，館內的兒童圖書繪本區「雲遊園」，用形狀多變，顏色飽滿的橙綠紫雲朵造型做為空間主軸，裡頭收藏九千本兒童繪本，希望藉由空間與表演、說故事活動提高孩子親近藝術的動機。

館裡更藏着一朵會唱歌的蓮花，那是七十九年前的夜晚，一個少年無意間發現的大自然秘密。

趁着星夜尚未散去，二十三歲的林玉山背起畫具，前往嘉義山上的蓮花池畔，他凝神等待，想了解造物者的神奇。當曙光掀開黑幕的剎那，花苞舒展，他彷彿聽見蓮花綻放的細微聲響。那個神奇聲音一直縈繞不去，回家後，他用長一點五公尺、寬二點一公尺的畫布描繪當下感動，「我要畫出蓮花開放時動人的聲響。」他告訴自己。

這幅取名為「蓮池」的作品，得到一九三〇年第四屆「台灣美術展覽會」（台灣史上第一個大規模的官辦美術展）特選第一名。一九九三年，雲門舞集「九歌」的舞台背景，就是以淺塘靜水、鸞鷺在蓮花間覓食之「蓮池」為背景，傳達台灣自然之美的感動。「蓮池」順利成為美術館鎮館之寶，站在這幅畫之前，依然能夠感受林玉山的少年悸動，彷彿聽到蓮花迎風搖曳的微響。

這是將藝術之美融入生活中的「蓮的聯想」，也象徵台中餐飲的美學風格具有一種「蓮的夢想」。不論是中餐、西餐、甜點或冰品，透過創意跟巧藝，讓食物有如細膩藝術品，彷彿會在舌尖跳舞，加上台中人的生活空間比台北大，緩慢的節奏更需要舒服的環境，台中餐飲空間的大器怡然，更讓人忘卻時間流逝。

早晨逛完美術館，中午建議去一個安頓身心胃的好地方，就是位在巷弄中的魚麗共同廚房。這是一家對親子與女性非常友善的小書店，以及蒐羅兩百道即將消失的古典手工菜的餐廳，書桌與餐桌高度都是從女性角度思考，還有溫馨的育嬰室。

店名「魚麗」，出自《詩經·小雅》，就是傳達

□洪震宇



台灣龍山寺，傳為明永曆年間由肇基禪師所創，是一座古意盎然、結構精妙的古建築，有「台灣紫禁城」美譽

(王肇之攝)

太平盛世有魚有肉、豐盛宴席的幸福感，店主希望透過閱讀跟飲食傳達太平盛世的想望與安頓身心的重要。魚麗選書都是有主張態度的，以旅行為主題，包括旅行文學與人生旅程，比較冷門的文學，甚至用出租的方式，鼓勵讀者親近文學。

魚麗選讀人是飲食，傳遞慢工出細活的料理態度。例如販售的麥芽糖是用嘉義一位阿嬤的秘方，將有機麥芽草，打碎濾出汁之後，再用蒸熟的糯米與麥芽汁一起熬煮九小時，讓其發酵。他們也做椒醬、紅糟、酸梅與蜜香柚，透過少量手工的用心，傳達對食材的尊重。

(摘自台灣《天下雜誌》)

黃谷柳在香港的日子

□侶 倫

香江文壇

此乃本土作家侶倫（1911-1988年）寫於1979年的回憶文章。侶倫原名李霖，筆名還有李林風、林下風等，出生於香港，1926年在《大公報》發表組詩《睡獅集》，小說《窮巷》（又名《都市曲》）是其長篇代表作。

春節之前，在《新晚報》副刊上讀到夏衍先生為重印《蝦球傳》而寫的《憶谷柳》一文，使我不期然又追思起這個難忘的朋友。

去年，我曾在《大公報》寫過一篇《悼念黃谷柳》，敘述谷柳初來香港時的生活狀況，以及在從事文藝工作中建立的私人交情；也敘述了他回內地參加抗戰，戰爭結束後又回來香港，以至在全國解放以後他離開香港回內地去這一歷程。夏衍先生這篇文章的內容，正好填補了我所敘述的未盡的地方。因為谷柳在回內地以後的情形，我並不清楚。時代的急遽變化，加上環境關係，這些複雜因素，朋友間沒有必要的理由是不方便通信的。我和谷柳便長時期在音信隔絕之中。

我所間接知道的只是從刊物上看到的消息：在朝鮮戰爭時期，他曾經同巴金一道到戰地去採訪寫作資料。一九五七年，香港文化界朋友為女作家蕭紅舉行遷葬儀式，把蕭紅的骨灰由香港運回廣州安葬，葉靈鳳代表香港朋友把骨灰盒送到深圳，代表廣東文聯到深圳迎接骨灰的人，便是谷柳。除此以外，我便沒有機會知道更多一些關於谷柳的情況了。

黃昏於太子道散步

夏衍先生的那篇文章，不但透露了谷柳回去內地以後的事情，而且使我知道谷柳的歷史已隨着新時代的到來而掀起了新的一頁。他完全地獻身於人民事業！作為了解的朋友，他的這種表現，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我和谷柳雖然戰前已經相識，但是在生活上有了密切關係，卻是戰後的事。那大約是一九四七年春季，他從內地再到香港來，同隔別多年而帶着三個兒女由異省趕來的太太團聚。一家人在九龍城一位當議員的侄兒家裡棲身。我的住處是在同一區域，因此我和谷柳幾乎天天有見面機會。通常是，黃昏時候，大家約到了同到漫長的太子道去散步；白天，在不妨礙大家的工作而身上又有足夠零用錢時，便到小咖啡店去閒聊半晝。這純粹是無可奈何中的生活上的一種調劑。



一九三四年春，侶倫（左）與黃谷柳攝於九龍城

睡客廳在樓梯底寫作

那是個艱難的年代。戰後初期的香港，社會結構是畸形發展的，一切事物都是失常狀態。文化事業沒有應得的地位。報刊上可以容納稱為「正派」作品的園地沒有幾個，一個認真地從事文藝工作的人，要想靠筆墨來支持生活是十分困難的事。在這樣的情形下，谷柳一家生活的艱苦

是可以想像出來的。幸而他住在侄兒家裡不需付租錢，在客廳裡設置了兩張板床就安頓了一家五口。而在另一邊，利用樓梯底的一個空隙地方，擺上一張僅可容納的小桌子作為他寫作的書枱。

儘管處境是這麼侷促，谷柳是忍耐了下去。他的倔強的性格，寧願把痛苦藏在內心卻不願顯於外表讓人看見。他永遠保持着對於未來的信心。在這方面，夏衍先生的觀察是深刻的：「他為人正直，不阿諛從俗，不隱諱自己的觀點，在生活上也不避艱難，敢於走別人不敢走的最困難的道路。」

醞釀題材寫《蝦球傳》

也許就由於谷柳具有那麼堅強的性格和對於未來的信心，儘管遭遇了多麼大的打擊，他在生活上也保持着樂觀態度。有一次，他因為急需一點錢支付生活費，寫了一封信向一個「白領階級」的朋友，商量借三、二十元應急。對方無能為力，回了一張字條表示歉意。谷柳打開一看，忍不住哈哈大笑。原來字條上寫的是八個字：「月尾月尾，原諒原諒。」他並不為借不到錢而沮喪，卻欣賞那八個字的簡練和傳神。這就是谷柳性格的一面。

全國解放前夕，內地許多文化界先進人士都集中在香港，正是漫天風雨待黎明！谷柳為此感到興奮。他以醞釀成熟的題材着手寫《蝦球傳》，這部小說在《華商報》刊出以後，讀者的反應很是熱烈，單行本出版以後，被認為是反映現實的一部成功的作品。

谷柳要不是死得太早，他一定會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這豈僅是我個人的惋惜而已？

(摘自《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